

晉至六朝

卷五至卷八

歷代史論

歷代史論卷之九

隋

隋討高麗

高麗之變始於裴矩其端自當時突厥啟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

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強夷稽顙清漢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筆不意其禍生所列於兵機令稟中朝觀望戰鬪得完者也

孝文時高麗王璉革心恭順年有餘歲死為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土君慎無以敵強而棄國冠小而

度不無禮於隋高麗致順特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

左右雀息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惆喝所及趨歛恐後混一富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

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諸夷嚴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勢宜然反形事勢顧困獸求關雖小毒也散天下

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窮海高麗為主隋人為客彼勞此逸文氣激發勢自懸殊隋人憐夫曹操赤壁符堅淝

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五千有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稟中朝觀望戰鬪得完者也

至此方入正意九軍度遼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珠彈雀有喪無得人君慎無以敵強而棄國冠小而

玩師當致戒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再蹶而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幾大

笑聲聞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求護兒兵捷畢奢城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

然即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敵中國不刊淮南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得其指矣收得

煬帝亡隋

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性皆不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肉行事多相類覆轍扶蘇

孫執升曰帝幸啓民帳裴矩欲因其威背高麗入朝遂致大師親駕屢出無功而輕茲不勝不知國內北肅職為亂隋通言高麗之易服述成武之奮揚以反說取勢以正說示警左宜右有橫側皆峰

孫執升曰通篇大意有四段起手以戕虐骨肉為一意接下則以志窮奢侈為一意後幅皆言其亂與隋

得令終與
家國敗亡
本支先盡
於楊廣之
此召亂之
者故從此
入至華靡
奉窮兵之
乃國計民
所繫故隋
之若後二
則以亡秦
弊其所親
又欲自比
城故即借
作波瀾不
痛如紙斤
溫文逸韻
已披剝極
詳盡
執升曰唐
義兵以平
亂要其主
者惟太宗
人但英略
餘學問不
當時之失
毀堂已嘗
此言此文
本其意而

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杜將閭。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葬驪山足。秦之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盈。亡秦者胡。蓋繇於此。隋太子勇廢為庶人。升樹叫呼。不得一見文帝。隋之及抵牾遣追。反逮之死。十男毒殺。竟無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齒。患難在原。兄為天子。弟為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奈何以弟殺兄。舍順效逆。護始之言。夫身即肢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何覺悟。廣亂父姐。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志。於是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繚絡山谷。奇服巧態。炫溢後房。此言服即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大真覺酣暢無此。以一己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為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出危機。彼遼東之歌。哀於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閣。人情實然。豈獨天道。安頓。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古今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間樂之逆也。以借秦廣遊倖荒淫。汲汲顧景。惟恐不足。迺語蕭后。即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妒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免於見哉。欲班同三品。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高祖興唐

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則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唐配漢。二世立三年。趙高弒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弒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修短則異。然漢唐真主仗義驅除。或在紂惡既盡之日。是以興師未幾。其主先亡也。唐公遠祖虎。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顧方士言天子之讖。民間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賂以自晦。其不為李洪兒者幾希。此處說隋中。公李穆初薨。孫筠當襲爵。叔父渾使兄子善

潤色之蓋一
編盡其詳此
則言其略合
觀之而唐世
開基得失因
常已一覽無
餘義

孫執升曰關
中東都當時
所共爭也爭
東都者前有
玄感而不能
遽入後有世
充而終於試
逆獨李密為
一時英傑而
一敗不復振
卒至反覆身
死篇中於李
密多致惜之
詞若玄感世

衡殺之以國賦賄字文述請紹封後食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為天子引事於是敏渾善衡宗族
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既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厭之有淵幸得全反任山西河東撫慰
大使命有天下者其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也真主殆淵在晉陽擁兵自強頗無大志子世民請之裴寂却之
強而後應是惟懼私宮人中死法以為反亦死不反亦死與其死也寧為賊也事因迫於然主之者實世民也
子不能匡父以正而迫之以淫懼之以死弔民伐罪而先表餌其父發慮之始已貽武韋楊妃之禍帝王舉事
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太宗開基令主高歡討爾朱氏詐為書稱兆以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命淵欲
起兵則使劉文靜詐救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為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憤使人以急陳勝吳廣亦由此
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竇毅女淵之妻也柴紹妻淵之女也殺女少時聞隋文篡周自投牀下恨不為男子救
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鄠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英武豈下世民此同時有夫唐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
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咸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畧淵又何能與異且淵即不叛隋度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為
堯君守死不二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事也

唐平東都李密王世充

楊玄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既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即謀襲擊行宮叔慎
止之機已遼東之役督運黎陽遂謀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倖人主賓客徧海內其勢固可驍勇善戰身先士
卒叱咤風雲威方項羽兼荒主在外六飛未還雖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遇兵頓弘農身死沒
盧者雖由狹智淺見不用李密上策亦以楊素窮凶弑殺冤酷天不欲其子孫得志於中國也前人之惡因密
策略弘遠禮賢得士當日豪傑羣推為首輔玄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翟讓一飢賊耳此
窮困謠讖奇異羣盜敬愛統領大眾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相厄哉使事恰合讓貪懷無能殺於杯酒先發制

則直斥之
胸中涇渭
明筆下談
微中具此
力自可上
今古

人王世充歎密龍蛇不測。抑大業未成。自相屠戮。蕭銑所以責沈柳生也。此最失策處玄感舉兵。密勸其先圖關中。及自立。不聞其鼓行而西。豈能言之。不能行之。與微言洛口黎陽二倉。民食所聚。密襲而有之。富誠莫敵。然粟多民聚。粟盡民散。恃粟而立。其何能久。人情固然。粟亦何可恃。柴孝和進西襲長安之策。徐洪客獻宜向江都之謀。密心善之而不用。志雖有餘。氣則將竭。英雄回首。負歎崦嵫。王世充佞賊狙黠。一戰即勝。密不敗於所畏。而敗於所輕。魚服見笑。鼓衰足悲。患生所忽。雄傑多蹈此。委身唐公。不得台司。鬱鬱奔叛。斬邢公岷。下生不如竇融。死不如田橫。傷哉。唐公初起義。嚴憚惟密。卑辭推獎。呼為大弟。西方克定。密忽窮歸。喜實過望。縱之山東。失策甚矣。真覺生盛死負我。彥師邀新半渡。功等淮陰。楚亡漢興。斯其會也。李密既死。世充何能為。彼豺聲卷髮。機巧刻深。媚煬帝。弑皇泰。迷惑閉房之記。誑耀莊周之書。覬塗耳目。苟延日月。篡三年而滅。深惡世充之篡。予猶謂晚也。

唐平河朔竇建德

隋李儋竊鄭夏最強。然竇建德非王世充比也。兩人固自不同。世充祖本西域胡。冒王姓。乃仕隋。世充無他才能。以口舌得幸煬帝。飾臺沼。奏珍物。橫括江淮。良家女備後庭。皆主心所慕樂。其側媚固寵。猶裴矩虞世基耳。宇文化及弑煬帝。世充不能討。皇泰主政。專政自用。寫出世充奸邪。元文都盧楚謀誅之。言泄而死。主亦被廢。旋遭醢。弑君之罪。不異化及。試逆同。猶倔強東都。敢與唐抗。王莽切舌。董卓燃臍。厥罰宜同。乃俘於太廟。免死徙蜀。非獨孤修德。痛念父讐。自行翦戮。唐其無刑哉。想唐祖亦欲為此。竇建德漳南世農。重然諾。喜俠節。鄉黨所重。憤世危亂。入高雞泊中為盜。此與食隋祿。官隋官。而反戈悖逆者。其情已殊。建德與逆臣有異。迨兵次聊城。生擒化及。奉表皇泰。稱臣蕭后。討賊之正。唐公不及也。唐克長安。奉代王侑為帝。尊煬帝為太上皇。內圖自王。外修臣禮。淵亦自云掩耳盜鈴。建德武人。獨明大節。建德即地非漢祖之入關。而功猶更始之誅莽。非功固小。其所不能望秦王世民者。或英主天授。大器非常耳。若夫兢兢慕義。好行其仁。王雖不成。曷可少哉。極力推許。且赦李蓋之死。量同項王。斬王軌之。

執升曰建
以氣俠膽
為卿黨歸
始事國與
盜不同貌
志在安百
定天下此
佳欲以草
稱雄者起
引世充來
形然尾以
氏來伴說
開論建則
多所推許
所股斥但
不末束身

師唐而輕授
世充以取覆
滅則愚之一
子足以盡之
蓋觀人必核
其實論事又
極其詳無
溢詞機不失
當一出入
筆筆森嚴

孫執升曰薛
舉倉猝舉事
衆至十三萬
盡有隴西之
地可稱一時
之雄惜其不
從褚亮之策
以轉禍為福
而妄自尊大
至其子平有
市上之斬前
半罪却瑗之
暗於去就後
半言仁果之
虐而亡不事
於張而自然
雅飭此為臨
藉深長之章

奴媿侔子密撫降不殺賞忠不誅盜名字建旌旗者時有百數行事相近者什不能一也世充始相好繼相惡其深絕之者以弑主故也大義唐兵逼洛陽世充請救宜拒而不納竟惑於劉彬空國往援交非趙魏而勢分胡越秦王定策始戰一舉而克建德之亡非自亡也為世充而亡耳豈真恐唐兵之逼耶以勇殉人而殉者其讐以國委人而委者其賊魯連虞卿之義貴於排難解紛不如是其愚也抑其詞曹氏明察善斷遠過建德其言不用狼狽就死內有賢妻而違以蹈禍婁妃能佐高歡之成曹氏不能救建德之敗婦人雖智命繇其夫斯亦各有天哉建德當有媿於其妻

唐平隴右 薛舉

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薛舉與子仁果劫之座上矯稱捕反者起兵為亂度瑗從舉非出誠心宜善自圖去就使休養適忠於所事誓死不反何也舉始用兵即降宗羅暉襲皇甫結鍾利俗唐弼等相繼殄服勢誠驍銳然以之比唐關地聚民不過一大國諸侯使早知廢興稱臣獻順如吳芮長沙尉佗南粵保功名終計豈不善用反振法瑗獨非之侈然擬於漢高昭烈使舉心侈大戰鬪不息卒至覆宗殞國此亦陳嬰之母所深笑也可謂不高撫既拔瑗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死迺止瑗遂哭舉不起即其生相信死相哀未嘗無君臣之義英雄之感又用然舉非項籍而瑗慕范增徒死無益余又傷其力小而欲與天爭也不知彼己仁果勇號萬人敵獨貪而好殺即舉殘猛亦心惡之每戒其虐必亡國後果為秦王世民所擒夫薛舉父子素不敵唐前者高撫之役豈舉能勝哉特以秦王卧病劉文静殷開山違其節制輕師取捷多見殺傷當日事及嚴兵再出始而堅壁繼而長驅賊勢窮蹙面縛不暇舉一倖而勝者仁果不能再倖欲取天下豈不繇材智度量哉倖亦何旁公地仁果驍將降而復叛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野中取女其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封崇義夫人其俠節成功榮於薛舉鞠后矣以餘波合

孫執升曰事
勢詳明行文
更極委折蒼
雄簡老反說
正說都有情

唐平河西 李軌

薛舉李軌皆以財雄邊然舉為亂者也軌防亂者也要與他分軌略知書有知辯好調人急見舉亂金城恐郡
縣吏孱弱無足與計誠不忍以鄉黨宗族父兄妻子委盜賊魚肉始謀聚保河右觀天下變苟亦名之為賊不
幾以燕雀笑鵲鵲哉防賊者身必不肯為賊羣衆推奉軌遂有奮心欲身應讖書夫李密公卿子孫號令霜雪志氣才略
百倍於軌捕不能符歌桃李自命真王軌何人斯望為天子多見其不知量也兩者相形益見軌之為愚安興貴家世涼州
久留長安表唐高祖願還招軌臣順其說不行即與弟修仁結西域諸胡圍城連奚道宜擊軌玉女臺成不求
神仙徒別妻子愚哉凉帝坐而死寇真可笑然興貴初心非欲殺軌示以大唐之盛勸其東歸之樂深為李軌痛惜設軌
能聽之奉圖朝廷世作蕃輔與國終始興貴未始非凉忠臣也隗囂有一馬援不能用而用王元病飢憤死豈
援罪乎興貴成言而出建節而還身入大敵威宣萬里厥功高矣豈特使不辱命哉大為興貴生色隋末羣盜竄建德
蕭銑稱賢次則李軌三者智數雖殊廢興亦復相近其興也建德戒害忠良銑惡自相攻戮軌亦禁殺人取貨
其廢也建德殺王伏寶銑殺張繡軌亦殺梁碩興廢各有故寬大則士附猜忌則衆離筆力從來爭天下者無不然也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史言劉匡妻趙氏夜坐庭中見飛光投懷感娠生武周彼為盜賊者其誕育固有神怪哉故為驚武周受王仁
恭愛遇總虞候直閣下盜其侍兒反懷異計說諸惡少年殺之逆亂負德與楚王坐客袁盎從史異矣文有武
周雖驍悍善騎射其所資以尤強者在得宋金剛一眼金剛上谷賊與魏刀兒善實建德滅刀兒遣人招之金
剛志曰魏王死吾義不往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號為宋王分遣家貲妻以女弟金剛出故妻
而納之蹈殺妻之恩以明丹青之信其人穿窬耳人倫何存然破裴寂殺姜寶誼齊王元吉懼奔京師是時彼師盛

孫執升曰武
周行事直是
無賴險邪
其稱兵攻元
大抵皆因人
以成事至晉
陽之陷實元
以驍逸自
取篇中極力
重秦王一

以見武周倚
任金剛終不
足仗一以見
高祖輕委元
吉幾至敗亡
大義既明其
餘隨筆拈來
皆可增其文
致

孫執升曰詳
蕭銑始末非
有大元殘特
以性褊狹多
猜忌罷兵營
農宿衛單弱
故不能拒戰
而亡耳然破
銑者靖也國
士所在折衝
構俎李靖定
謀決策進止
皆有成畫江
陵之舉勝算
無遺誠得輕
重處下筆自
有軒輊○蕭
銑事近王

若王尋唐兵弱猶光武雀鼠谷之戰可方昆陽敗而復勝危而復安非秦王世民其誰克哉所幸者元吉驕侈喜鷹狗其守并州時不修軍政惟載置網三十車日夜縱獵聞武周騎屯黃蛇嶺始遣張達率百人嘗關達為鄉道榆次失守諸城連破晉陽遂陷元吉不顧土地但攜妻妾按之以法有誅無赦高祖徇情不問則梁武之縱蕭宏耳復陷關中震駭欲棄大河以東秦王上表力陳願假精兵克復乃更出師平時無根本之慮急難為棄地之謀高祖無能猶元吉也令秦王不行太原尚非唐有敢望混一乎武周以汾陽宮人賂突厥得立定楊可汗引眾入寇據有晉陽既窮無所之非突厥莫與歸也復復謀歸馬邑事泄被殺彼興於突厥亦死於突厥夷狄可恃於盜賊也猶信在人者終難恃

唐平江陵蕭銑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羅川令大業十三年董景珍等謀起兵推銑為主銑報書屬眾哀痛先君志存刷恥夫帝室之裔名非草澤復讎之舉師異潢池提挈以此令天下視唐興晉陽尤順惜其文有餘武不足也一司是蕭銑定案趙郡王孝恭師抵江陵銑總縑布幘詣首軍門願身當死無殺百姓送至京師高祖讓之銑對以逐鹿無罪詞亦強自比田橫遂斬都市史臣謂銑力困計殫好言偽辯唐祖神聖賜以殊死夫古公去國屬告父老崩通強辭漢高不殺銑係據抗言開誠解甲即責其盜竊仁義詭世亂俗為聖人所必誅豈心服哉似涉深文高祖素怨李靖一入長安即召而殺之秦王固請迺免及銑據江陵詔靖安輯會蠻賊鄧世雄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謀擊却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詳叙李靖事高祖復罪其逗遛詔許紹戡軍前紹惜其才奏請得解靖之一身幾死者再卒破銑者靖也極力抬孝恭發夔州峽江方漲靖請掩其不備連拔二鎮既獲戰艦盡散江中援兵遲疑不進銑窮出降設唐果殺靖蕭氏坐大孰發十策哉即用反振一筆銑統地廣浩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無不附屬獨性外寬內忌大臣疑貳董景珍叛張繡誅銑益孤弱梁

以低徊唱
見其情致
覺言有盡
意無窮
執升曰江
之問稱雄
據者紛紛
不一自伏
朝雄誕就
乃盜徒就
再叛幾累
然順逆殊
彼此不相
也篇中頭
雖多首尾
以伏威為
正如史記
傳穿插映
之開妙有
不履之

元帝出王琳於廣州而魏師至蕭銳移諸將於江嶺而唐兵入引證平時自空宿衛倉卒難於呼援其所以取敗同也當急唐釋李靖猶漢赦淮陰英雄頻死而生王業得人而成自古然矣語以扼要見奇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興 輔公祐

杜伏威輔公祐列頸交也公祐數盜姑家牧羊餽伏威縣迹捕急相與亡命為盜下苗海潮殺趙破陣眾遂盛大推原然兩人隙末順逆中分伏威入朝公祐反誅張耳歸漢而王陳餘自立而滅效忠者智恃大者愚成敗之數前人較如矣張陳自鑒伏威選敢死五千號上募每戰先登又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同衣食其中閩稜王雄誕最知名稱大小將軍伏威有伏威初渡淮與李子通合後被襲重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為隋將恭整所窘眾復潰西門君儀妻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十餘人從之伏威得追兵至刀戰始脫伏威不死王將軍力也一筆頓子通跳梁京口汪華據雄野歛聞人遂安守險峴山三者皆唐勁敵雄誕兵至或窮窘乞命或傳諭即降功勞甚顯公祐謀叛爭以大義遂遇害伏威效西河於生前雄誕從賊洪於地下雖人各為其主死可謂非唐忠臣哉二人皆明閩稜勇善拍刀威行羣部南討公祐戰功獨多青山之戰賊眾下拜趙郡王孝恭証以謀反殺之忠功見誅義士痛疾惜稜公祐年長於伏威人呼輔伯奮擊子通長刀無敵惑於左遊仙都陳故宮僭位號益州子陽僭彊何益祇速死耳致死沈法興吳興郡守亦起為盜才不及子通遠甚沈江先死所自取也法興以張善安年十七掠淮南猶伏威年十六入長白山同年少劇賊後歸唐以與公祐謀誅斯時又悔不如伏威餌雲母而死也補出伏威之死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赦王世充殺竇建德蕭銳世譏其失刑未幾果有劉黑闥之亂絕手法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後亡命為盜更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乃歸建德封漢東郡公委以斥候每乘隙奮奇入敵中出不意兵多摧克軍中號神勇

處田間往往
思乘隙而動
上之人既無
爵祿以廢其
心又有刑威
以迫其後則
激而為亂固
其所必至也
黑闥獲疏漳
南諸將有殺
仇之請遂為
壇祭虎德告
以舉兵之意
後雖食盡眾
亡而數年攻
殺唐之兵九
亦殫矣然則
秦王神於用
兵固不如早
有以處之使
兵不用之為
愈耳○中開
議論大抵從
城公戰國任
俠論變化出
之一柱有奇
傑之氣
孫觀升曰秦
王為唐創開
大業建成元
吉欲害之此
社稷之憂也
篇中思引成

凡人幼少結納壯大同事雖為盜亦各有類也風致建德死黑闥還匿漳南杜門不出然古來跳躍百戰勁賊
假王未聞稿骸尸牖即窮困無聊雜於農夫傭保此其人豈肯鉏耒老哉草澤英雄報明唐祖用人非長建
德舊將散在民間既不能殺之又不能用之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縱官吏不分捕郡縣不
呼討亦有羣為盜耳虎狼飢渴勢必益盛漢定天下功臣偶語沙中子房即懼其反羣盜放蕩不納緇黑徒出使者望道
路是激速亂也無以處之劉雅願守耕桑眾共殺之黑闥方種蔬見諸將來即椎牛享士襲破縣城不數月間
遂復建德故地善戰如李世勣羅士信等皆非其敵此亦一李玄通不肯從賊酒酣舞劍而死史萬寶擁兵不
進坐喪淮陽王道玄二臣忠逆殊顧其勢則危急秦王克平山東黑闥尚能為禍崔元遜諸葛德威彼所署將
誘以飲食始見執窮寇再奮中原幾震摩虎豹者無術忽盡蠶者受螫也二者均當致殛韓信囊灘水以破龍且秦王
壅洛水以敗黑闥用兵如神殊世合轍異哉結仍推重秦王

太宗平內難

秦王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為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勢殊矣言其事勢之不同共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
嘗許立也莊公即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分則國之人臣大義然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寧敢作
慝必養成其惡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得春秋誅義之法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
附立為太子高祖之愚也高祖罪齊王元吉不為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讒言
欲搖秦王父猶瞽瞍二子猶象欲為舜者其難哉父子象心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力厚矣
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即舜當其時必不然明筆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者法也其辭
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有服周公以王法討亂臣非世閱牆者比三叔可死者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
天下慈則家人然即使管叔不死彼亦必不能殺成王更有建成元吉則殺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

之懸殊而使
事則錯綜入
運筆則英
與徒健良由
兄理明而入
一橫其鋒莫
○高祖心
而中懷猶豫
幾至釀成大
事通篇處處
不輕放過高
祖自是擒王
手執升曰儲
不類大抵
由於捕尊之
無人若太宗
之於承乾其
教不可謂
不至而愈尤
其積國本動
其間固有
非人力所能
為乎此處著
論甚難得此
少虛空之
筆直覺事無
餘義文有餘

建成秦王殺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建成元吉殺秦王宣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筆勢甚明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高祖亦不能問也覲事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諸子猶有遺譏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在一割直其所遭之不幸豈與鄭伯處心積慮等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為秦伯而啟以立功固寵之謀管仲射鉤寺人斬袪彼猶愧之尉遲敬德躍馬禁殿擐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知己忠無二君未可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凶子害之嬖御護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信誅布越哉慷慨論列大為秦王吐氣

太宗易太子

常山慈王承乾與濮恭王泰高宗治皆丈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慧著聞太宗在亮陰委決庶政有大體長而頑滯非意所期也習以晉過幼慧後漸奢虐隋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為之父者師傅教訓寧不兢兢然適死於南風勇廢於獨孤適當人倫之變禍患萑菲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敗德日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孤德榮於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東宮多備宮臣每發規論太宗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勵太子後又遣魏徵往傳寄託深重周昌相趙王汲黯相淮南護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矣選用重臣承乾狂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素懷快快利國有譽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荷錢血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湖未幾又圖西宮父子兄弟寧堪再刃哉當日易搖泰著書下士窺望諸副承乾既敗復賜晉王帝心不平幽之北苑太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心而始得信才智不可過用庸懦未始非福也續此可淡人統于承基承乾所養刺客奔走效用同逆已久會治齊王祐反事懼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許尊親罪當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園益悲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也太宗於此承乾廢後岑文本劉洎勸帝立泰長孫無忌獨請立治執持雖正似屬過舉

後幾覆唐室。使秦得立其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興武。欲興武則立治。太宗且不能違。况無忌哉。此中
天紂立而殷亡。漢惠立而呂后亂。此皆不可以復日之異變。嘗當日之守經也。大義昭明

太宗平突厥

冒頓強於秦末。始畢大於隋。李蓋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即素所服屬。忽絕羈勒。擅并兼
指大於股。操人輕重。勢然也。始畢可汗咄言者。本啟民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羣胡奉役。竇建德薛舉劉
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為盜。咸臣尊之。唐高祖興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畧
然既資其力。不能不為彼下。雪恥除凶。義存隱忍。啟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賤為奴。子豪為帝。盛衰豈
不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啟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與射設。陋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
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為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衰亂。所繇始也。關中
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月之期。生繫頡利。致於闕下。蓋彼所縱橫出勝者。惟二可汗。抑
知秦王得因其隙而用之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盛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
兄弟耳。秦王既為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使歸。
不伏兵掩擊。先耀以強。後服以仁。丈王整旅。宣王飭車。德威備矣。頡利弱亂。突利先歸。李靖進兵。風行草偃。不
折弓矢。二可汗俱為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并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滿東起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尚依
唐室。此又空幕南幸。廬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眾。宜縱還故土。毋留中國。帝違羣議。獨用溫彥博策。分處河南。
亡何結社。率果犯行營。方悔其失。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知戎狄豺狼。終不可通也。然幸發之者早。治之者
疾。唐遂無晉代五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不與江統同棄矣。

唐平鐵勒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頗利亂政。天子方圖頡利。乃冊書拜夷男為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攜其支黨。視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尤事逸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為可汗。使還故疆。興滅繼絕。朝廷厚德。風動蠻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為乘危。天朝為負恩。問罪之師。其何能已。王師數出。天子厭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夷人忠孝。心如鐵石。持議絕婚。進策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歸命。片言樽俎。遂平勅勒。厥功茂矣。自古議夷狄者。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昆莫死。岑陁欲尚之。公主慙意不肯聽。上書言狀。報從其俗。其後翁歸髡歸靡等。紛請無忌也。蕭望之奮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還境謐安。累世積恥一朝而復。至今榮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為夷男求婚。降良人於穹廬。于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敬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達識也。太宗神武內細。詔夷男親迎。中道停絕。病死沙磧。於是拔灼殺曳莽。回紇殺拔灼。咄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作。詩勒石告廟。賜酺。其所以功高百王。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方。若羣臣錄錄。狙小信。忘大經。見猶房褚。苟用其言。必為世笑。趙充國幾凡公卿。班超惡文俗。更有以哉。

唐平西突厥

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絲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於攝圖。西走達頭。後被擄。國人立鞅素特鞅字。再傳而及達漫。在隋時頗叛服。分眾為二。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遠聽統葉護所請。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為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咄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子復仇。兩者無愧。咄力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既咄力奔。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即蠻夷猶然。泥孰死。弟同娥設。

立統吐屯構叛。部眾復立欲谷說。西突厥又分為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奔死。弩失畢部落立其子薄布居南庭。與欲谷設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設復殺薄布。強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為乙毗射匱可汗。未幾阿史那賀魯起。并其眾。廬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子頡苾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銳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真分主西突厥地。亡何步真又說蘇海政殺彌射。嗚呼。戎狄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子兄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王。梁祚衰絕。兵極六門。同室之讎。勝則不忍。賊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未殊。隋用染干以間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鑑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悟。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

其言似極憤慨。惜又于其中。曲盡其情。前上八王。舉其過失。共六門。因宣其歸。執相不。王。相。因。有。其。言。似。極。憤。慨。惜。又。于。其。中。曲。盡。其。情。前。上。八。王。舉。其。過。失。共。六。門。因。宣。其。歸。執。相。不。王。相。因。有。其。言。似。極。憤。慨。惜。又。于。其。中。曲。盡。其。情。前。上。八。王。舉。其。過。失。共。六。門。因。宣。其。歸。執。相。不。王。相。因。有。

歷代史論卷之十

明太倉張溥論正

唐

太宗討龜茲

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詔日月陰精。用刑北也。昴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夷虜興亡。上應天象。即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翟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竇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為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縈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傳檄達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耆蓋彼威勇夙著。入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其人也。既討龜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轉襲。孝恪鬥死。威行窮漠。而命感一城。蟻隙潰堤。言之為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勢必為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顙。亦視所備者何如耳。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逋誅。沒世有害。即彼國君何利焉。

太宗平高昌

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先將高昌由地城。戊巳校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敕高昌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

孫執升曰實
事運以虛機
閒情妙妙有

別致似此雅
早正可一驅
無機

常樂公主中國保字出於誠心遠明唐之懷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高之雉不畏鷹隼穴之鼠不畏貓追唐師臨磧口惶悸發病夜即恃遠于真疎漢遠方情事此彼不覩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乘葬勝不黷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雅用事智盛謂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謠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為唐臣僕魏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實有利焉太宗既平高昌改為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即富強但能絕魏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此固兵力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訟之乃出比之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遠

太宗平吐谷渾

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虜寇河石郡縣不能制明吐谷渾唐高祖即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負隅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與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遺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與驥武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威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可與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靡冰馬秣雪既次星宿川達梢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矣威之威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黨項驍眾意氣厲盛後述磧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而為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此臣有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於奉中國為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刺骨語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哀也冤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殊異孝友世承誼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軍鄯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計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

孫執升曰遠
人負固猛將
宣威寫得漂
漂有生色至
臣子悖逆
厥家風固中
外所同惡合
吐谷渾感
參觀可以得
作者寄思之
深